

如果有一種行為足以使大學生的社會身份和其他各高低階層人士等量齊觀的話，那就一定是自瀆的行為。接受過高等大學教育的人，不就表示他們能夠用理性去擺脫這性生理的性衝動。他們的高等教育算不了多少忙，只不過或者能使他們在「行幫」之前去他媽的多想一想，去想一想幹究竟比不幹有什麼不同，事後更連「想都不想」就自以為是極之健康正常吧。

我自己是男孩子，當然知道大學中男孩子們的性行為比較多，他們大多有自瀆的習慣，如果說無就實在有點那個。但很自然很少有人有正常的男女性關係，HOW SHAME！他們對自瀆行為在觀念上容有不同，但那不過是一種「說法」吧了。有些人用打趣的口吻自我安慰：自瀆是世界上最廉價但亦是能換取最多快感的娛樂；有些則膽大地吹噓，自瀆在我們的年紀是太過不成熟了，我們的正確目標應是發展健康正常的男女性關係。不過，他們最後的親密伴侶還是伍姑娘。

一位比較精於理科的同學創作了以下一個笑話：一個健康的男性能在他一生幾十寒暑之內製造恰好相等於約八支大可口可樂份量的精液，那麼現在他已經共用了四大支，而全部都花在荒唐的自瀆裏。這個笑話是無法不令人傷感的，許多同學都渴望知道他們在何時方才可超越自瀆的階段，進入高級合作社的理想世界，的而且確是，自己已經二十幾歲人，正所謂「大個仔」了，但竟然已經花了半生的「積蓄」嗚呼！

自瀆對我們來說無論如何是過時的了，但我們始終要借助它去解決衝動。自己原來有八支大可口可樂，為什麼竟然能花了整整一半，用來「自己招呼自己」？為什麼他不可以和異性互相分享呢？是甚麼力量阻止男孩子有婚前性行為，而一定要他等到婚後才可得到正常的性舒暢。

再沒有甚麼力量比他們（大學生）自身的力量是更強更有效的阻礙力，在這個社會

裏獲得男女性關係的歡樂靠付款的和免費兩種。要用金錢去建立的當然就是和「操那歷史上第一種行業的人」交易，交易的模式當然有很多款式，這裏不便多作解釋，但這種交易却是大學生的一大畏途。無錢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更大的可能是大學生自己缺乏膽量。我相信任何處於「正常」狀態的大學生，如果要他在陌生女子面前寬衣解帶，那必然比對抗國粹派還需要更大的勇氣。說穿了，無非是「潔癖」解念的作祟。一但不幸中彩，單身去醫療中心驗血、定時打針、醫生護士的怪異眼光都要令我們怕得要死。至於不幸撞上差佬查牌，要上庭作証，揭露大學生身份，見諸報章，更是恐怖得不可想像的事，誰願悠悠四年的大學生涯，轉眼灰飛煙滅，可況更無面目見爹娘呢。

回事，許多人都會面紅不已，更怕引起女方不必要的誤會，所謂誤會，就是中國女孩子對上床這回事一直抱有傳統嚴肅的態度，她們深信一生幸福都可以在一張床上得到或者失去，她們要為上床和結婚加個等號，所以「想偷雞」也不是那麼容易。第三，最怕就是一次意外，喊亦無謂，如果不幸要產下麟兒，雙方及其父母都會弄個啼笑皆非。最後，即使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礎，還要嘆中大仔反應遲鈍，他們永不知道他仍和那女孩子好到那一個程度上去，甚麼時候才可以有齊「第一二三類」接觸。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大學生唯有繼續自力更生，把一口又一口的可口可樂，洒在白白的床單上。

性在大學

不過，最後和最大的制肘。還是大學生的所謂「道德」觀念作怪，他們認為大學生不應該去幹這麼「放蕩」的勾當，自己總算也是個讀書人，犯不了冒這麼多風險，去做一件時間比自己想像不要快的「荒唐」事。

在這種情形下，只有「外地旅遊」才能給予追尋快樂的好機會：在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女子造個有醫療保證，名譽上沒有麻煩的愛，是何等的人生享受，即使化多點錢又算得了甚麼！但偏偏又不是許多大學生有足夠金錢去揮霍，因此很多同學便唯有寄望於第二種免費的男女性關係。

不言而喻，在大學當中，最直接了當的目標自然是一般女同學了。這一種性關係雖然免費，不幸我們還是遭到重重挫折，成功的機會甚微（至少我得不到成功）。這種第二類接觸和第一種性質上根本有點不同。第一種願不願意我們有主動權，對方是很少拒人於外的。至於第二種就恰好相反，決定的因素操不在我，除非你不惜冒刑事罪名實行用強，但那有犯不着。沒有比較深厚的感情，要打破難關是絕不容易的何況還有四大缺陷。首先，中大的男孩子都臉皮薄，要啓還要求這

